

第六卷

霍松林
选集

霍松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HUO SONGLIN
XUANJI

序跋集

C52
2013 20
6

霍松林

选集

HUO SONGLIN XUANJI
霍松林



第六卷 序跋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ZH10N09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松林选集. 第六卷, 序跋集 / 霍松林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0. 10

ISBN 978 - 7 - 5613 - 5259 - 5

I. ①霍… II. ①霍… III. ①霍松林—选集②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3658 号

霍松林选集 第六卷 序跋集

霍松林 著

出版统筹 刘东风 冯晓立

责任编辑 邓 微 王文翠

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

版式设计 朱 雨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326

插 页 4

字 数 6135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5259 - 5

定 价 2980.00 元(全十册)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传真: (029) 85251046

目 录

自序自跋

- 《文艺学概论》跋/002
- 《文艺学简论》跋/003
- 《勤学苦练的故事》序/005
- 《打虎的故事》重版跋/010
- 《文艺散论》跋/013
- 《西厢述评》跋/016
- 《西厢汇编》序/020
- 《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序/029
- 《古代文论名篇详注》序/030
- 《李白诗歌鉴赏》序/032
- 《唐诗探胜》序/039
- 《古代言情赠友诗词鉴赏大观》序/045
- 《中国古典小说六大名著鉴赏辞典》序/051
- 《辞赋大辞典》序/053
- 《中外文学名著缩编本》丛书序/055
- 《杜甫研究论集》(第一卷)序/057
- 《唐宋八大家书系·韩愈卷》序/059
- 《唐宋名篇品鉴》序/064
- 《宋诗三百首评注》序/066
- 台北版《唐音阁诗词集》跋/072
- 《唐宋诗词三十家丛书》序/073
- 《近五十年寰球汉诗精选》序/075
- 《关汉卿作品赏析》序/076
- 《中国历代诗词曲论专著提要》序/087
- 《唐诗精选评注》序/090

河北版《唐音阁诗词集》跋/094

《唐音阁随笔集》跋/096

《唐音阁鉴赏集》跋/098

《唐音阁译诗集》跋/103

《唐音阁论文集》跋/109

《霍松林影记》序/111

《新中国诗词大观》序/112

《当代巾帼诗词大观》序/114

《中国诗论史》序/117

《青春集》序/120

《诗韵华魂》序/123

《唐音阁集》序/126

博士论文序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序/128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序/131

《中国古典诗学原型研究》序/133

《关汉卿研究》序/136

《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序/139

《佛教禅学与唐代诗歌研究》序/142

《晚唐诗风研究》序/146

《金词研究》序/149

《魏晋南北朝诗歌意象论》序/152

《先唐史传文学研究》序/155

《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序/158

《唐代侠风与文学》序/162

《排律文献研究(明代篇)》序/165

《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序/168

《〈庄子〉文学研究》序/171

《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序/174

《李攀龙研究》序/177

- 《宋前隐逸诗研究》序/179
 《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序/181
 《唐五代笔记小说研究》序/183
 《〈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序/185
 《张衡诗文研究》序/187

诗联序跋

- 《李炳武诗集》序/190
 《于右任诗歌萃编》跋/193
 《中大校友百年诗词选》序/196
 《绛华楼诗集》序/199
 《绛华楼诗集》跋/200
 《梦翰诗词抄再续集》序/201
 《梅棣盒诗词集》序/204
 《三余诗词选》序/206
 《马凯诗词存稿》读后/210
 《红羊悲歌》序/214
 《当代诗词手迹选》序/216
 《海峡两岸诗选》序/217
 《中华当代边塞诗词精选》序/218
 《当代西域诗词选》序/227
 《当代诗人咏中州》序/230
 《全球汉诗三百家》序/234
 《诗国沉思》序/240
 《当世百家律诗选》序/242
 《马驿程诗文选》序/248
 《晚霁楼诗词选》序/250
 《林从龙诗文集》序/252
 《紫玉箫二集》序/256
 《梁东诗词选》序/265
 《王屋山房吟稿》序/268

《心声集》代序

——给洪炎德学长的一封信/270

《神怡集》序/272

《憨敢斋吟稿》序/274

《柳笛集》序/279

《中国铁路诗词选》序/286

《当代女子诗词选》序/289

《新时期大学生诗词选》序/291

《当代诗词点评》序/293

《古今名联选评》序/296

《中国名胜诗联精鉴》序/302

《羲皇故里楹联选》序/307

《潘成诗联点评》序/309

《镜海吟》序/311

《晴野诗集》序/314

《裴医师诗词选》序/315

《一秀斋诗稿》序/317

《不知津斋诗存》序/320

《中国当代诗词家名录》序/321

《中华诗词十五年年鉴》序/324

《古典诗词歌曲选》序/326

《王锋旧体诗选》序/329

《当代五十家女诗人佳作选》序/330

《东篱诗探》序/333

杂著序跋

《伏羲文化研究》序/338

《麦积山石窟志》序/341

《古诗名句掇英》序/342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序/345

《元稹集编年笺注》序/351

- 《文学鉴赏录》序/355
- 《中国文学史词语辞典》序/358
- 《诗词曲声韵手册》序/360
- 《日本汉诗三百首》序/363
- 《学术论文写作导论》序/364
- 《喜剧美学初探》序/366
- 《水晶大世界》序/370
- 《文艺民俗美学》序/372
- 《中国古籍中的识人任人鉴戒篇》序/374
- 《从政古鉴》序/376
- 《少陵律法通论》序/378
- 《唐诗小史》序/384
- 刘筑琴《桃花扇》序/387
- 《中国风俗大辞典》序/389
- 《〈全宋诗〉评注》序/391
- 《历代五绝精华》序/393
- 《辽金元诗话全编》序/395
- 《明人小品选》序/398
- 《李调元诗话评注》序/405
- 《古代文史论集》序/408
- 《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序/410
- 《范词今填三百谱》序/415
- 王权《笠云山房诗文集》序/418
- 《易祖洛文集》序/424
- 艾新民《小楷〈红楼梦〉》序/425
- 《近现代诗词论丛》序/427
- 《雁塔题名作品选集》序/429
- 《触摸风景》序/430
- 《风雅斋诗谜三百首》序/432
- 《天水市志》序/435
- 《霍家川村史》序/441

《西和马氏族谱》序/442

书画篆刻序跋

《20 世纪陕西书法篆刻集》序/444

《陕西书画名人一百家》序/448

《古都春晓》(书画集)序/449

《今日水墨·第八届全国中国画名家作品巡回展作品集》序/451

《江树峰诗书画选》序/454

于右任撰书《〈呻吟语〉序》跋/458

《石佛沟题咏刻石》序/459

《钟明善书画篆刻集》序/460

《邱星书法集》序/464

雷珍民《水滴石穿》(书法集)序/469

《马远书法集》序/471

自序自跋

《文艺学概论》跋

1953年,我在西安师范学院讲授“文学概论”的时候,编了一部讲稿。1954年,又改写一遍,我院教务处即选它作交流讲义;1956年,我院函授部又用它作函授教材。先后打印和铅印过好多次。

这部稿子被用做交流讲义和函授教材之后,兄弟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同志们函索者甚众。我院领导上因感供不应求,所以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54年起,我专教古典文学,“文学概论”改由胡主佑同志担任。胡同志在几年来的教学过程中,对这部讲稿做了许多补充和修改,大大地提高了它的质量,丰富了它的内容。出版之前,又在胡同志的帮助下参考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1956年暑假在北京召开)修订的“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进行了适当的修改。胡同志参加过高等师范学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是“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修订者之一。她在这一次的修改工作中尽了很大的力量。基于这些理由,我主张用我们两人的名义出版;而胡同志坚决不肯,只好作罢。但应该声明,在这部稿子中,是包含着她的许多劳力的。

这部稿子因为原来是讲课用的讲稿,所以基本上是吸取大家的研究成果“编”成的,独抒己见的地方不多。同时,有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大家正在研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结论;而我自己的理论水平又很低;所以不论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取舍上,或者在对某些问题提出的个人看法上,都免不了发生错误。诚恳地期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和指正。

1957年4月写于西安师范学院

《文艺学简论》跋

1953年,我在西安师范学院讲授“文学概论”的时候,编了一部讲义,第二年又改写一遍。先被选为高等院校的交流讲义,接着又被选为函授教材,打印和铅印过好多次。因函索者甚众,供不应求,院领导便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我早已改教古典文学,“文学概论”课也已改为“文艺学概论”课,由胡主佑同志担任。胡同志参加了1956年暑假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是《文艺学概论教学大纲》的修订者之一。于是我便在她的帮助下,按照《大纲》的要求,对原讲稿作了修改和补充,改名《文艺学概论》。但严格地说,并不完全具备“文艺学”的内容,是实不副名的。

这本书,是1957年7月发行的,印了四万六千册。因当时这一类书还相当少,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出版社决定重印,问我是否需要修改。但当我在初印本上作了必要的加工以后,文艺界对“各种反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倾向”的批判已经开始,重印之事,也因而作罢。

粉碎“四人帮”之后,先后有好几个出版社和我联系,想重印这本书,要我修订,不少读者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我十多年未能接触业务,学殖荒疏,对修订缺乏信心,但反复考虑,既然社会上有此需要,就应该勉力而为,于是从1978年秋季开始,以大半年的课余时间对原书作了较大的修改、删削和补充,然后交给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时候,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蓬勃的生气,与此相联系,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科学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人情景。文艺理论的探讨也有了新的突破,新论点和新提法不断出现,争论得很热烈。面对这种可喜的形势,我打算等到许多重大的争论问题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之后再作一次修改,因而又把原稿要了回来。

1979年冬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时,又有不少同志问到这本书,主

张重印。在同志们接二连三地敦促和鼓励下,我终于打消了一些思想顾虑。但对正在争论的一些重大问题究竟没把握,因而几经考虑,抽掉了第一编中的前三章和第五编,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谈文艺基础知识的部分。这样一来,叫《文艺学概论》就更不合适了,所以改为《文艺学简论》。

这次修订的本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愿意接受出版,编辑同志既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又做了文字上的加工,谨此致谢。

还有两点应该声明。第一,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书,是应该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但涉猎未广,做得很差,因而远远未能反映我国文艺理论界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这是十分抱愧的。第二,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要通过自己的头脑。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都有限,所以不仅对某些问题提出的个人看法难免有错误,而且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的取舍和运用上也难免有错误。这一切,当然都应该由我自己负责。诚恳地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和指正。

1980年6月

《勤学苦练的故事》序

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遗愿,是党中央向我们发出的伟大号召,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就需要大批既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又具备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因此,努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便是摆在我们每个青少年面前的庄严任务。

当然,在学习的道路上,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付出辛勤的劳动,克服各种困难,才可望取得优异的成绩。在这方面,我们先辈的革命者和当代革命队伍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我们首先要向他们看齐。此外,如果用批判的眼光看看某些历史人物是怎样学习的,也未尝没有好处。为此,我利用业余的零碎时间,编译了四十来个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

古人,特别是古代出身贫寒的人们,要想学些文化知识,真不知要比我们困难多少倍!

比如说,在今天,我们不但买书很容易,而且,全国各个城市乃至某些村镇,都有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向每一个人敞开大门。古人却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在印刷术没有发明和虽已发明、但还不够进步的年代里,多少人苦于无书可读。王充是每天跑到洛阳街上的书铺里读书的;而这,只有在像洛阳那样的大城市里才能办到。所以更多的人是跋山涉水、顶风冒雪,跑到很远的地方东求西借。而那些藏书之家,又往往不愿出借。于是,或者像匡衡那样,给人家当苦工而不求报酬,作为借书读的交换条件;或者像宋濂那样,说尽好话,约定很短的限期,还一本,借一本。好容易借到书,转眼就要归还,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日日夜夜地抄。而抄书的工具,又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好、这样容易得到。孙敬“缉柳”抄书,路温舒“编蒲”抄书,董谒拾树叶抄书(《洞冥

记》),秦起宗的父亲削柳木片子抄书(《元史·秦起宗传》),任末“削荆为笔,克树汁为墨”(《拾遗记》),葛洪则砍柴换纸,抄了正面又抄反面。当然,古时候也有皇家藏书处,但能够像东汉黄香那样,看到皇家所有藏书的(《后汉书·文苑传》),固然绝无仅有;就是能够像唐朝阳城那样,在当时一个主管经籍的机关里求得一个职务,而借机读书的(《新唐书·卓行传》),也极其罕见。

又比如说,在今天,我们如果挤夜间的时间学习,一般都是坐在银光灿烂的电灯下的;即便在偏远的农村,照明也不成问题。而古人却没有这种幸福。顾欢燃糠(《南齐书·顾欢传》);侯瑾燃柴(《后汉书·文苑传》);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借光;范汪燃薪写书(《晋书·范汪传》);任末或者映星望月、或者烧麻蒿以照字;郗珍则摹仿匡衡的老办法,穿邻壁以取烛光,被邻家加上小偷的罪名告到官府(阙名《求邻壁光判序》),康廷之等好事之徒还拟了《求邻壁光判》,说什么“情非窃伏,事涉穿窬”,主张给他“记过”。

又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要说在各类学校中求学的人课内有老师讲解、课外有老师辅导,就是在工农业战线上和其他岗位上工作的,也不会有在自学中遇到困难而无人帮助的痛苦。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常,然而实际上也是一种幸福。而这种幸福,正是许多古人难以梦想的。郑玄千里迢迢地跑到关中,求人介绍,拜到马融门下当学生,整整三年,还没有见到老师(《后汉书·郑玄传》)。宋濂似乎比郑玄的遭遇好,他负笈曳屣,冒着烈风大雪,跑到百里外“执经问业”,没有费很多周折就见到了“乡先达”的面。但那“问业”时的情景,也使人看了不很舒服。至于顾欢,那就更艰难。要进学堂,出不起学费;不进学堂,又没有自学能力。于是只好在学堂外面徘徊,等到里面开讲,就将耳朵紧紧地贴在墙上偷听(《南齐书·顾欢传》)。贾思伯和他的弟弟思同,拜北海阴凤为师,总算亲聆教诲,学了些东西;可是在“出师”的时候因为拿不出酬金,被那位“恩师”恶狠狠地剥去衣服、扣下被褥(《北史·贾思伯传》)。

以上所谈,还是比较枝节性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个社会制度问题。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农民中的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和屈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五五页)这是的确的。资本主义如此,封建主义也和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看看古人的学习条件,再看看我们的学习条件,怎能不由衷地歌颂我们的党、歌颂我们的新社会?又怎能不为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而鼓足冲天干劲,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攀登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高峰?

有些在工农业战线上和其他岗位上工作的青年,有时喊叫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的确,“志士嫌日短”,一切热爱工作和学习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时间充裕的感觉。然而,且不要说工作本身也是一种学习,就算单指读书和写作而言,工作再忙,也还是可以挤出时间的。不妨再看看古人:路温舒边放羊边读书;朱买臣在担柴赶路的时候读书(《后汉书·朱买臣传》);儿宽带着书锄地,休息时摊书诵读(《汉书·儿宽传》);沈麟士“织帘诵书,手口不息”(《南齐书·沈麟士传》);董遇利用“三余”(冬天、夜间、雨天)读书;孔子祛“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南史·孔子祛传》);欧阳修利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进行艺术构思,写了不少好文章;陶宗仪在田间耕作休息时著书,日积月累,写成了几十卷的《南村辍耕录》;吕思礼“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则读书”(《周书·吕思礼传》);曹操、孙权、吕蒙、蒋钦等都相当忙,但都挤时间读书,学问很渊博。

鲁迅说得好:“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问题是,每当比较忙、比较累的时候,很容易这样想:“今天算了吧!明天再挤时间学习。”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放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个今天了!为此,明朝人钱鹤滩作过一首诗:“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这首《明日歌》,的确值得听。

当然,对待一切文化遗产,都应该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态度,万不能原封不动地硬搬。对待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也是一样。

就根本问题说,我们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习的。学习的目的,在于使自己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以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古人自然不是这样。他们刻苦学习的目的,有的是为了“扬名声,显父母”;有的虽然很强调“治国平天下”,但所谓“治国平天下”,归根结蒂,不过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效忠。例如范仲淹,他做秀才时便“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争取实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人民利益;但照顾人民利益,也还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以达到巩固封建秩序的目的。

学习的目的性问题,实质上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古人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立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对待。

和这个为什么学习的问题相关联的是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问题。

古人学习,也有比较重视实践的,但一般地说,主要是掌握书本知识。他们认为读书越多,就越有知识;而有书本知识的人,就高人一等,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至于生产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们根本瞧不起。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认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是阶级斗争的知识,另一门是生产斗争的知识。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这两门知识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所以,我们既要学习业务知识,也要学习政治理论;既要从书本上学习,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而从书本上学习,也必须和我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要善于将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应用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

古人刻苦学习的某些具体表现形式,也无须去模仿。例如苏秦刺股,孙敬悬头(《楚国先贤传》),刘峻烧发(《梁书·刘峻传》),沈峻以杖自击(《梁书·沈峻传》),邵雍数年不就枕席(《宋史·邵雍传》),这种肯下苦功的劲头儿是可取的,但是做法却迹近愚蠢了。又如高凤:他老婆在院子里晒了麦子,让他看守,以免鸡吃;他拿了竹竿立在麦旁,却聚精会神地读起书来,直到天下暴雨,漂走麦子,浑身上下也淋得像个落汤鸡,还没有发觉(《后汉书·高凤传》)。顾欢也和这相类似:他爸爸打发他到田里去赶麻雀,他却见景生情,坐在田边作《黄雀赋》;赋作完时,谷穗儿上的粮食也快被麻雀吃完了。这种虽说好学、其实误事的书呆子作风,在今天更不应该提倡。至于像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汉书·董仲舒传》)、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后汉书·桓荣传》)、室昉“二十年不出户”(《辽史·室昉传》)之类的“两耳不听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的做法,如果搬到今天来,不用说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对待这些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也应当像对待一切文化遗产一样,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这么一段话:“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只有